

卷第四百七十六 昆蟲四

赤腰蟻 蘇湛 石憲 王叟 步蚓 守宮 冉端 蚓齒 韋君 陸顛

赤腰蟻

段成式，元和中，假居在長興裡。庭有一穴蟻，形狀竊赤蟻之大者，而色正黑，腰節微赤，首銳足高，走最輕迅，每生致螻及小蟲入穴，輒壞坭壑穴，蓋防其逸也。自後徙居數處，更不復見。

蘇湛

唐元和中，蘇湛游蓬鵠山，裹糧鑽火，境無遺址。忽謂妻曰：「我行山中，睹（「睹」原作「都」，據《西陽雜俎》改。）倒岩有光如鏡，必靈境也，明日將投之，今與卿訣。」妻子號泣，止之不得，及明遂行。妻子領奴婢潛隨之，入山數十里，遙望岩有白光，圓明徑丈，蘇遂逼之。才及其光，長叫一聲，妻兒遽前救之，身如繭矣。有黑蜘蛛，大如鉗鉚，走集岩上，奴以利刀決其網，方斷，蘇已腦陷而死。妻乃積柴燒其岩，臭滿一山。（並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石憲

有石憲者，其籍編太原，以商為業，常貨於代北。長慶二年夏中，雁門關行道中，時暑方盛，因偃大木下。忽夢一僧，蜂目披褐衲，其狀奇異，來憲前，謂憲曰：「我廬於五台山之南，有窮林積水，出塵俗甚遠，實群僧清暑之地，檀越幸偕我而游乎。即不能，吾見檀越病熱且死，得無悔其心耶？」憲以時暑方盛，僧且以禍福語相動。因謂僧曰：「願與師偕去。」於是其僧引憲西去，且數里，果有窮林積水。見群僧在水中，憲怪而問之。僧曰：「此玄陰池，故我徒浴於中，且以蕩炎燠。」於是引憲環池行，憲獨怪群僧在水中，又其狀貌無一異者。已而天暮，有一僧曰：「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。」於是憲立池上，群僧即於水中合聲而噪。僅食頃，有一僧挈手曰：「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，慎無畏。」憲即隨僧入池中，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，由是驚悟。見已臥於大木下，衣盡濕，而寒栗且甚。時已日暮，即抵村舍中。至明日，病稍愈，因行於道，聞道中有蛙鳴，甚類群僧之梵音，於是徑往尋之。行數里，窮林積水，有蛙甚多，其水果謂玄陰池者，其僧乃群蛙。而憲曰：「此蛙能易形以感於人，豈非怪尤者乎？」於是盡殺之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王叟

寶歷初，長沙有民王叟者，家貧，力田為業。一日耕於野，為蚯蚓螫其臂，痛楚甚，遂馳以歸。其痛益不可忍，夜呻而曉，晝吟而夕，如是者九旬餘。有醫者雲，此毒之甚者也，病之始，庶藥有及。狀且深矣，則吾不得而知也。後數日，病益甚。忽聞臂有聲，幽然而微，若蚯蚓者。又數日，其聲益大，如合千萬音，其痛亦隨而多焉。是夕乃卒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步蚓

段成式三從房伯父，唐太和三年，任廬州某官。庭前忽有蚓出，大如食指，長大（「大」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）二三丈，白項，當項下有兩足，正如雀腳，步於垣下，經數日方死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守宮

太和末，鬆滋縣南有士人，寄居親故莊中肄業。初到之夕，二更後，方張燈臨案，忽有小人半寸，葛巾，策杖入門，謂士人曰：「乍到無主人，當寂寞。」其聲大如蒼蠅。士人素有膽氣，初若不見。乃登床責曰：「遽不存主客禮乎？」復升案窺書，詬詈不已。因復硯於書上，士人不耐，以筆擊之墮地，叫數聲，出門而滅。有頃，有婦人四五，或老或少，皆長一寸，大呼曰：「貞官以君獨學，故令郎君言展，且論精奧。何癡頑狂卒，輒致損害，今可見貞官。」其來索續如蟻，狀如騶率，撲緣士人。士人恍然若夢，因齧四支，疾苦甚。復曰：「汝不去，將損汝眼。」四五頭遂上其面。士人驚懼，隨出門。至堂東，遙望見一門，絕小，如節使牙門。士人乃叫：「何物怪魅，敢凌人如此。」復被眾齧之。恍惚間，已入小門內。見一人，峨冠當殿，階下侍衛千數，悉長寸餘。叱士人曰：「吾憐汝獨處，俾小兒往，何苦致害，罪當腰斬。」乃見數十人悉持刃攘臂逼之，士人大懼，謝曰：「某愚騷，肉眼不識貞官，乞賜餘生。」久之曰：「且解知悔。」叱令曳出。不覺已在小門外。及歸書堂，已五更矣，殘燈猶在。及明，尋其蹤跡。東壁古階下，有小穴如粟，守宮出入焉。士人即雇數夫發之，深數丈，有守宮十餘石。大者色赤，長尺許，蓋其王也。壤土如樓狀，士人聚蘇焚之，後亦無他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冉端

忠州墊江縣吏冉端，唐開成初，父死。有嚴師者善山岡，為卜地。云：「合有王氣群聚之物。」掘深丈餘，遇蟻城，方數丈，外重雉堞皆具，子城譙櫓，工若雕刻。城內分徑街，小垤相次，每垤有蟻數千，憧憧不絕，徑甚淨滑。樓中有二蟻，一紫色，長寸餘，足作金色；一有羽，細腰稍小，白翅，翅有經脈，疑是雌者。眾蟻約有數斛。城隅小壤，上以堅土為蓋，故中樓不損。既掘露，蟻大擾，若求救狀。縣吏遽白縣令李玄之，既睹，勸吏改卜。嚴師代其卜驗，為其地吉，（「吉」原作「告」，據許本改）縣吏請遷蟻於岩側，狀其所為，仍布石粟，覆之以板。經旬，嚴師忽得病若狂，或自批觸，穢詈大呼，數日不已。玄之素厚嚴師，因為祝蟻，療以雄黃丸方愈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蚓齒

段成式姪女乳母阿史，本荊州人。嘗言，小時見鄰居有姪孔謙，籬下有蚓，口露雙齒，肚下足如螭，長尺五，行疾於常蚓，謙惡，遽殺之。其年，謙喪母及兄叔，因不得活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韋君

有御史韋君嘗從事江夏，後以奉使至京。既還，道次商於，館亭中。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，狀甚微。韋君曰：「是人之患也，吾聞雖小，螫人，良藥無及。」因以指殺焉。俄又有一白者下，如前所殺之，且觀其上，有網為窟。韋乃命左右挈帚，盡掃去。且曰：「為人患者，吾已除矣。」明日將去，因以手撫其柱，忽覺指痛，不可忍之，乃是有一白蜘蛛啣其上。韋君驚，即拂去。俄遂腫延，不數日而盡一臂。由是肩昇至江夏，醫藥無及，竟以左臂潰為血，血盡而終。先是韋君先夫在江夏，與代天人言，其

弟兄三人，其二人為汝子所殺，吾告上帝，帝用憫其冤，且遂吾請。」言畢，夫人驚寤，甚異之，惡不能言。後旬餘而韋君至，具得其狀，方寤所夢，覺為夢日，果其館亭時也。夫人泣曰：「其能久乎？」數日而韋君終矣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陸顥

吳郡陸顥，家於長城，其世以明經仕。顥自幼嗜面，為食愈多而質愈瘦。及長，從本郡（「郡」原作「軍」，據明抄本改）貢於禮部，既下第，遂為生太學中。後數月，有胡人數輩，挈酒食詣其門。即坐，顥謂顥曰：「吾南越人，長蠻貊中。聞唐天子庠，羅天下英俊，且欲以文物化動四夷，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，將觀太學文物之光。唯吾子峨焉其冠，澹焉其裾，莊然其容，肅然其儀，真唐朝儒生也，故我（「我」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願與子交歡。」顥謝曰：「顥幸得籍於太學，然無他才能，何足下見愛之深也！」於是相與酣宴，極歡而去。顥信士也，以為群胡不我欺。旬餘，群胡又至，持金繒為顥壽。顥至疑其有他，即固拒之。胡人曰：「吾子居長安中，惶惶然有饑寒色，故持金繒，為子僕馬一日之費，所以交吾子歡耳，豈（「豈」原作「違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有他哉？（「哉」原作「載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幸勿疑我也。」顥不得已，受金繒。及胡人去，太學中諸生聞之，偕來謂顥曰：「彼胡率愛利不顧其身，爭鹽米之微，尚致相賊殺者，寧肯棄金繒為朋友壽乎？且太學中諸生甚多，何為獨厚君耶？君匿身郊野間，以避再來也。顥遂僑居於渭水上，杜門不出。僅月餘，群胡又詣其門，顥大驚。胡人喜曰：「比君在太學中，我未得盡言。今君退居郊野，果吾心也。」既坐，胡人挈顥手而言曰：「我之來，非偶然也，蓋有求於君耳，（「耳」原作「年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幸望許之。且我所祈，於君固無害。於我則大惠也。」顥曰：「謹受教。」胡人曰：「吾子好食麵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又曰：「食麵者，非君也，乃君肚中一蟲耳。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，君餌之，當吐出蟲。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，其可乎？」顥曰：「若誠有之，又安有不可耶？」已而胡人出一粒藥，其色光紫，命餌之。有頃，遂吐出一蟲，長二寸許，色青，狀如蛙。胡人曰：「此名消面蟲，實天下之奇寶也。」顥曰：「何以識之？」胡人曰：「吾每旦見寶氣瓦天，在太學中。故我特訪（「特訪」原作「為君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而取之。（「之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然自一月餘，清旦望之，見其氣移於渭水上，果君遷居焉。又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結，故好食麵。蓋以麥自秋始種，至來年夏季，方始成實，受天地四時之全氣，故嗜其味焉。君宜以麵食之，可見矣。」顥即以面鬥餘，致其前，蟲乃食之立盡。顥又問曰：「此蟲安使用也？」胡人曰：「夫天下之奇寶，俱稟中和之氣，此蟲乃中和之粹也。執其本而取其末，其遠乎哉！」既而以筒盛其蟲，又金函扁之，命顥致於寢室。謂顥曰：「明日當再來。」及明日，胡人以十兩重輦，金玉繒帛約數萬，獻於顥，共持金函而去。顥自此大富，致園屋，為治生具，日食梁肉，衣鮮衣，游於長安中，號豪士。僅歲餘，群胡又來，謂顥曰：「吾子能與我偕游海中乎？我欲探海中之奇寶，以耀天下。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？」顥既以甚富，又素用閒逸自遂，即與群胡俱至海上。胡人結宇而居，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，構火其下，投蟲於鼎中煉之，七日不絕煉。忽有一童，分發衣青襦，自海水中出，捧月盤，盤中有徑寸珠甚多，來獻胡人。胡人大聲叱之，其童色懼，捧盤而去。僅去（「去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食頃，又有一玉女，貌極冶，衣霧縞之衣，佩玉珥珠，翩翩自海中而出，捧紫玉盤，中有珠數十，來獻胡人。胡人罵之，玉女捧盤而去。俄有一仙（「仙」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人載瑤碧冠，帔霞衣，捧絳帕籍，籍中有一珠，徑三（「三」原作「上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寸許，奇光泛空，照數十步。仙人以珠獻胡人，胡人笑而授之。喜謂顥曰：「至寶來矣。」即命絕煉，自鼎中收蟲，置金函中。其蟲雖煉之且久，而跳躍如初。胡人吞其珠，謂顥曰：「子隨我入海中，慎無懼。」顥即執胡人佩帶，從而入焉。其海水皆豁開數十步，鱗介之族，俱辟易回去。游龍宮，入蛟室，珍珠怪寶，惟意所擇，才一夕而獲甚多。胡人謂顥曰：「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。」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於顥，貨於南越，獲金千鎰，由是益富，其後竟不仕，老於閩越中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